



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一十一

邦計部

曠敗

曠敗

誣罔

貪污

夫均其民財制茲國用斯為重任必俟能臣苟才識之有愆則  
經費之不足若乃師徒待濟失饋運之期水旱為災乏防虞之  
備非克蒞事皆謂曠官自拘司敗又何悔焉

漢鄭當時為大司農時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屈盡

也其當時任人賓客當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辜鞅作

運也儼音予就切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陰太守發其事當時

以此陷罪贖為庶人



唐韋挺為太常卿太宗將伐遼東令挺先運軍糧河北諸取州  
挺節度挺歷職清顯無他材術徒以閔中舊望特見優寵性自  
矜尚頗以傲物致譏行至幽州但置酒高宴不先檢河路遽  
出庫物造船六百餘艘役召百姓貞觀十八年秋運米自桑乾  
河下至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方知運漕雍塞乃大徵夫役以  
廣渠道抗既夫支度方懷憂懼晝夜驅迫蕪楚亂加官人百姓  
莫不愁苦船米竟不得進便屬虐寒遂下米於臺側馳傳以聞  
太宗不悅詔挺曰兵尚拙速不貴工遲朕欲十九年春大舉今  
言糧米未發甚無謂也會太宗遣使往挺所檢覆路渠使人迴  
具陳其狀并言必欲十九年出師恐米無濟軍之理太宗大怒  
將作少匠李道裕代挺發使拭挺赴洛陽除名仍遣從軍

第五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都勾當轉運租  
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淮南館驛等使乾元  
二年以本官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以國用未足幣重貨  
輕乃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行用之及作相又請更鑄重  
輪乾元錢一當五十與乾元錢及開元通寶錢三品並行既而  
穀價騰貴饑饉死士枕藉道路又盜鑄爭起中外皆以為琦變  
法之弊封奏日聞是年貶忠州長史

蘇弁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坐給長武城軍糧朽敗貶汴州司戶  
參軍

潘孟陽憲宗初權知戶部侍郎時既誅王叔立乃以杜佑專度  
支事請孟陽為副帝新即位乃命孟陽巡江淮為財仍如鹽鐵



轉運副使且察東南鎮帥之理孟陽以氣豪權重所至唯務賞  
宴奢縱每歷鎮府傾酒酒饌與婦女為夜飲本走財賄補吏職  
而已及歸大夫人望罷為大理卿

揚於陵為兵部侍郎判度支淮西用兵於陵用所親為啓鄧供  
軍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闕移牒度支於陵不為之易供  
闕如舊霞寓軍屢有推敗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支饋運不繼  
憲宗怒貶於陵桂陽郡守

王彥威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會邊軍上訴衣物不時無之朽敗  
宰臣惡其所為攝度支人吏付臺推訊彥威殊不介懷入司視  
事及人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務方還私第

後唐孔謙為租庸使莊宗同光三年秋雨河大水戶口流亡都  
下供饋不充軍士之食謙日於上東門外竚望輦轂計數旋給  
諸軍各出怨言以至於亂明宗至洛陽乃下詔暴謙罪惡削奪  
官爵斬於都市籍沒其家

孟鵠明宗初為三司副使出為相州刺史會范彥光再典樞機  
乃徵鵠為三司使鵠專掌邦賦操剽依違名譽頗減暮年發疾  
求外任乃授許州節度使不周歲卒

平賈玄珪少帝時為膳部員外郎開運三年左降秦州觀察支  
使以監安州權稅不及舊數故也

誣罔

古人有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且聚斂之臣猶害於  
政况其掌邦計之重蓄誣罔之心或虛張名目多設鉤鉅或逞



其剛愎謀害俊乂惟冀希於主意殊不恤於人言罔察夫涸民之力謂其有富國之術及夫公輔發其誕妄士民空於杼軸亦乃稔於譎詐安於柄用斯亦有國之巨害也

唐宇文融玄宗開元中為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充搜括逃戶及於是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實戶為客者歲終得客戶錢數百萬融由是擢拜御史中丞尋兼戶部侍郎

王鉷天寶中為御史中丞勾當戶口色役使時有勅給百姓一年復鉷即奏徵其脚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甚於不放輸納物者有浸漬折括皆下本郡徵納恣行剝削以媚於時人用器然玄宗在位多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鉷

探旨意歲進錢寶百億方便貯於內庫以恣主恩錫賚鉷云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稅物帝以為鉷百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

韓滉代宗時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大曆十二年秋霖雨害稼京兆尹黎幹奏畿縣多損田滉執云幹奏不實乃命御史巡覆廵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渭南令劉澡曲附滉言戶部無損戶部分巡官御史趙計復檢行奏與澡合帝覽而疑之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澡計皆伏罪貶滉弄權樹黨皆此類也俄改大常卿群議未息又出為晉州刺史德宗即位滉為鎮海軍節度使貞元二年尚書右丞元琇判度支以關輔早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帝以滉素著威名加江



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愎難與集事乃條奏令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十八里自揚子而北皆元琇主之獲見錢四十餘萬貫令轉送入關滉不許乃誣奏之以為運千錢至京師費萬錢於國有害乞罷之帝以問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約與米一斛均自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運所費三百耳豈至萬乎帝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滉堅執以為不可其年十二月加滉度支諸道轉運等使遂寔宿怨誣奏琇罪貶雷州司戶其責既重舉朝以為非

裴延齡德宗時為司農少卿貞元八年守本官權領度支自揣不通食貨之務乃多設鈎鉅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息願乃奏言天下每年出入錢物新陳相因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在一庫差舛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貯又負耗贖等庫及季庫納給諸色錢物帝皆從之且貴欲多張名目以惑帝視聽其實於錢物更無增加惟虛費簿書人吏耳其年遷戶部侍郎判度支京西有汚池卑濕處時有蘆葦生焉亦不過數畝延齡乃奏云廐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即須收放臣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為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與苑廐中無別帝初信之言於宰相宰相對曰恐必無此帝乃差官閱視事皆虛妄延齡既慙且怒又誣奏京兆尹李充為百姓妄請積年和市物價特勅令折填謂之底折錢嘗因奏對請貯錢帛以實帑藏帝曰若為何得錢物延齡奏



曰開元天寶中天下戶僅千萬百司公務殷繁官員倘或有缺自兵興已來戶口減耗太半令一官可兼領數司伏請自今已後內外百官闕未湏補置收其闕官祿俸以資帑藏後因對事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室院殿一楹以年多之故似有損壞而亦祇換延齡曰宗廟事重殿楹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帝驚曰本分錢者何也對曰此是經義愚儒常才不可能知陛下正合問臣惟臣能知之惟禮經天下賦稅當為三分一分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敬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賦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蕃客至於迴鶻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贏羨甚多況陛下御膳宫厨皆極簡儉所用外已賜百官充俸料殮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厨之餘其數尚多皆陛下本分錢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何況一楹帝曰經義如此人物惣未曾言之領之而已又因計料造神龍寺湏長五十尺松木延齡奏云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可數千條皆長七八十尺帝曰人云開元天寶中側近求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得皆湏於嵐勝等州採市如今何處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才寶物皆處處常有但遇聖君即出現今此木生自閩輔蓋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十年陸贄秉政帝素所礼重每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帝以為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帝不悅是時監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事相閔皆證延齡矯妄帝罷陸贄知政事為太子賓客滂充銛悉罷職



左遷十一年春暮帝數幸于苑中時久旱人心憂惴延齡遽上  
疏言贊等失權怨望今傳太言於衆曰天下宜旱人庶流亡度  
支多欠闕諸軍糧草以激怒群情後數日帝又幸苑中遣會神  
策軍人訴度支欠廐馬芻草帝思延齡言即時迴駕因發怒遂  
逐贊充滂銛等朝廷中外惴恐延齡方謀害朝中止直之士  
會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上疏固諫事遂且止陸贄等雖貶黜  
延齡憾怒未已乃掩捕充腹心吏張忠拷掠捶楚令為之辭云  
充前後隱沒官錢五十萬貫米麥稱是其錢物多結託權贊充  
妻常於車檐中將金寶繒帛遺贄妻忠不勝楚毒並依延齡教  
示之辭具於款帖忠母及妻等散於光順門廝使進狀訴冤詔  
御史臺推問一宿得其寔伏事皆虛妄延齡又奏京兆府妄破  
用錢穀請令比部郎中崔元翰覆勾元翰常為陸贄所黜也及  
比部奏京兆府穀帛又無交加二年三月加戶部尚書依前判  
度支是歲諸道鹽鐵轉運使王緯奏度支所奏諸道州府欠諸  
色錢四百餘萬貫臣檢勘各得州府報具有破除及申送處先  
是延齡奏此錢為羨餘請進奉別收貯以蠲息寵至此緯以寔  
奏之延齡大怒始與緯有隙是時穆贄為御史中丞延齡屬吏  
有賊犯贄鞠理丞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贄三執不許以款聞延  
齡誣贄不平貶饒州別駕延齡既銳意以苛剝下附上為切  
每奏對之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  
亦人之所未嘗聞帝頗知其誕妄但以其敢言無隱且欲訪問  
外事故斷意用之



杜亞貞元中為東都留守既染風疾又希恩寵乃奏請開苑內地為營田以資軍糧減度支每年所給從之亞不躬親部署但委判官張薦揚腆初奏請取荒地營田其苑內地堪耕食者先為留司中官及軍人等墾食已盡亞計急乃取軍中雜錢舉息與畿內百姓每至田收之際多令軍人車牛散入村鄉收斂百姓所得救粟悉將還軍家略盡更無可輸稅及充糧食由是大致流散及厚賂中官令奏河南尹無政亞比亦規求兼領河南尹事既不果德宗漸知虛誕乃以禮部尚書董晉代為東都番守召亞還京師

蘇弁代裴延齡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貞元十三年三月弁奏諸道州府各遭旱損其諸州府有貞元八年已前見貯米麥斛斗三百八十萬石請各委州府借貸今秋成熟後依本數却納可之與議以其米麥多散在百姓間歲月已久人戶流亡無從徵得弁以此奏但為虛妄耳

李實檢校工部尚書司農卿貞元二十年春夏旱閔中大斂實為政猛暴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願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又對德宗問人疾苦實曰今年雖旱穀田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有徹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斂者

皇甫鏗憲宗元和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度支時內出滯貨付度支估賣多陳朽之物鏗盡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羅穀繒綵觸之而化随手散壞軍士怨怒皆聚而焚之宰臣裴度與鏗延英奏事度曰盛言邊軍所得皆積年敗物可視不可觸軍士



咸怨鑄目引其足曰此靴乃內庫出賣者臣以俸錢百千買之  
堅心可以久服所言不任用皆詐也帝然之由是益無所憚  
賀拔志穆宗時為度支水邊營田使長慶四年六月丁亥振武  
軍節度使奏志以刃自割不死志前奏營田數過實將圖功效  
又命主客郎中白行簡覆驗志不勝其懼遂欲自殺

張平叔為鴻臚卿判度支長慶二年因延英對回詣相府云而  
奉恩旨除戶部侍郎職如舊間二日詔方下初幽鎮行營諸軍  
以出境仰給度支者十五餘萬人魏博滄景之師皆壓賊境而  
壘亦藉兵數徵計司所給自南北置供軍院其布帛衣粟往往  
不至供軍院遽為軍強見驅奪懸師前闢者反兼以支給其饋  
餉主吏由此得罪者前後相次平叔知國用空乏遂以邪計得  
司邦賦至是又寵之地卿然竟無術以救其闕驟塵顯級人皆  
罪之

王播敬宗時為淮南節度使覆領鹽鐵轉運使播既得舊職乃  
於銅鹽之內巧為賦歛以事月進名為羨餘其實正額務希獎懼  
不恤人言

### 貪污

詩云貪人敗類傳云貪以敗官為墨蓋貪而不敗者未始有也  
夫小人縱欲弃義貪冒崇侈心甚丘壑莫之盈厭語利於市猶  
為不可况夫總管權之任舉飛漕之職內度經費外調輿賦罔  
能避白圭之玷全素絲之潔惟以取舍由己奢僭是膏膏下以  
刑傾眾以勢侵盜于國誅求于民聚積實不知紀極以至苞苴



盈門董簋不飭罹于罪咎伏歐刀而不悔為何徇財贖貨之至是也

漢田延年為大司農先是茂陵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

炭葦諸下里物死者歸蒿里葬也故曰下里又曰以數千萬錢為本而貯此物昭帝大行時方

上事暴起方上事壙中也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惑豫收方上不祥

器物異有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

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免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為

橐一乘為一兩橐謂一領直也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

詐增橐直車二千九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

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及使者召延年詣延尉聞鼓

聲自刎死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

唐吳裴代宗時為舟水轉運使襄王府司馬大曆二年與判官

大理司直殷鈺音並坐贓配流嶺外裴等以戚屬得入中禁妄

陳利害督錢穀之務貪冒貨賄更相糾及訊鞫奸贓悉露帝深

惡之

崔渙為御史大夫稅地青苗錢使渙給百官俸物不平皇城副

番守張清發之代宗詔尚書左丞蔣渙等訊鞫數日渙及判官

等贓狀聞貶渙為道州刺史判官出削有差初渙為屬吏希中

以下佑為使料上佑為百官料有司訊鞫渙無詞以對乃坐是

貶鄭浪德宗時為度支山南東道巡院真元四年九月坐乾沒

財物徵擾平人質其妻女穢躪士類醜跡姦情在法殊死宜令

所在決重杖一頓處死



徐繁真元中為御史中丞主楊子院鹽鐵轉運繁既不理且以  
賄聞判度支使竇參欲代之副使班宏執不可戶部侍郎張滂  
至揚州按繁連僕妾子姪得贓鉅萬乃徙嶺表

裴延齡真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既病多載運度支官庫中  
錢物歸私第無人敢言

李錡真元中為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鹽鐵漕輓之利  
積於錡之私室而國計日耗

于臯暮憲宗時為行營糧料使元和六年五月坐犯諸色贓計  
錢四千二百貫并前糧料使董谿犯諸色贓計四千三百貫又  
於正額供軍市糴錢物數內抽充羨餘公解諸色給用計錢四  
萬一千三百貫勅于臯暮董谿等頃以山東興師饋運務重朕

召於內殿委以使車誠厲激揚非不誠切亦謂盡力成務減私  
奉公而乃肆意貪求曾無忌憚擅請時服乾沒軍資負息敗法  
一至於此據其罪狀合寘極刑以其嘗列班行皆承門序引以  
好生之澤免其殊死之辜是俾投荒其於勿齒臯暮除名配流  
春州董谿除名配流封州其判官崔元受韋岵薛巽王湘等並  
貶嶺外臯暮谿行至潭州並專遣中使賜死

六月丁丑御史臺奏推問前行營糧料使判官元脩及典吏等  
計贓二千萬宜并付京兆府各決重杖一頓處死

權長孺為鹽鐵福建院官元和四年七月坐贓一萬三百餘貫  
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其母流求哀於宰相崔群因對言之憲宗  
愍其母老乃曰朕將捨長孺之死何如群對曰陛下即捨之當



速使人往若待正勅不及矣帝乃使品官馳往止之翌日詔杖八十長流康州

張宗本穆宗時為山劔三川推鹽使長慶元年坐盜用東川院及諸監院耗剽錢共一萬五百餘貫推按明驗前勅決痛杖一頓處死會逼降誕日宗本子贊進狀請代父命帝因貸死決杖八十配流雷州羅立言敬宗時為鹽鐵河陰留後檢校主客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寶歷二年七月坐和糴米價不實計入已

脏一萬九千三百餘貫制削兼侍御史

立言脏狀狼籍不死為幸而所責止於削去冗秩執事者悔易典法亦云甚矣

韓益文宗時為金部員外郎判度支案開成元年十月貶梧州司戶參軍益初為度支推巡官累至員外郎判子弟僮僕與人吏交通御史評鞠計贓三千餘貫半是擬贓及前為推巡時

所犯帝問御史中丞歸融曰韓益所犯與去年盧元中姚康孰甚融對曰元中與康枉破官錢三萬餘貫韓益乃取受人事比之殊輕遂有是貶

梁趙巖為租庸使天下貨賂半入其門奢侈不法自古無比每日之費破錢數萬餽商販其徒如市天下良田美宅可有千計後唐尹玉羽明宗時為解縣推鹽使遷光祿大夫天成三年五月為人所訟使過官錢按之不虛且令徵納填脏纔足自舉欲就通班勅旨停見任

周護末帝時為戶部郎中充鹽鐵判官大通賄賂輒無避忌掌計者曰之無如之何清泰之政隳焉

晉董遇高祖天福中為三司副使阿附人吏滯於剖斷有王景



遇者累掌銅鹽雜務善以賂事人朝廷之間多有受其媚為之  
左右者因以貨數千萬賂遇求為解縣推鹽使數年敗負下獄  
景遇募引數十人而遇以受賂聞

周李知損仕晉為右司郎充度支判官坐受推鹽使王景遇厚  
賂謫於均州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一十二

憲官部

總序

古之王者建邦立制設都鄙官府之治分班爵品職之序創刑  
典以詰暴慢脩禮範而別等威百職並分萬邦承式乃設糾督  
之任以專察舉之事刺檢覈慝抨正違繆然後內外之政允釐  
姦究之萌自塞矣天官經星大微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西曰  
執法御史大夫之家所以舉刺不法者也三王之世官簿散逸  
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之制春官之屬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  
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并掌王之贊書非糾舉之任而天官小  
宰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鄭康成以為



漢御史中丞之職又有柱下史光聘嘗為之戰國有執史執法

之官御史掌記事執法若糾彈之任秦趙渾池之會各命御史書其事淳于髡謂齊王曰

執法在傍御史在後即其事也秦置御史大夫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兩丞其一

御史丞其一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

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中丞亦謂之中執法及有監

御史掌監都漢因秦制叔孫通定儀有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是也武帝時侍御史

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不常置元狩五年置丞相司直

掌佐丞相舉不法征和四年置司隸校尉持節中都宮徒千二

百人捕巫蠱督大奸猾後罷其兵察三捕三河常農亦皆糾察

之職周禮秋官有司掌五隸之法罪隸謂四翟之隸也其名與漢同而所取異元帝初元四年去司

隸節成帝元延四年省其官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

空比丞相至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故事選郡守相高第哀帝

初復置司隸無校尉之名屬大司空比司置建平二年復

以大司空為御史大夫其任無改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而御

史中丞常為憲臺之率謝震運晉書載漢御史為憲臺又有諸吏為加官亦得

漢遵用西京之制唯諸吏之職無聞焉更始至長安以隗囂為御史大夫光武中元元年

東巡太山以張純為御史大夫從封禪又有治書侍御史二人掌選明法律者為

之允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蔡質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補之胡廣曰孝

宣感踞温舒言秋季後諸讞時帝幸宣至齊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起於此後因別置與符節即其平廷尉

奏罪當其輕重又有蘭臺令史掌書劾奏建武中復置司隸校尉領一州

蔡質漢儀曰職任與京師外部諸郡無所不糾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門中道稱使者毋會後到先去之也

從事史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功曹從事主州

選署及衆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即奉引錄衆事



部曹從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及所部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河南常農河內河東凡七郡部各從事一人主督促假佐二十五人

主簿錄閣下事省文書門亭長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令簿曹書佐主簿至其餘都官書佐及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

主一部文書而侍御史二漢所掌凡五曹一日令曹掌律令二

供曹掌齋祀四曰馬曹掌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獻帝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復置御

史大夫為以都憲魏文帝黃初二年又以御史大夫為司空

御史大夫皆三公之職非專主於風憲而中丞常主憲臺彈糾不法今并叙者蓋詳述御史之職再也改中丞為

宮正後皆復舊名侍御史八人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

治書侍御史但掌律吳亦有御史大夫

孫休永安元年命大將軍孫綝領之後又置左右御史大夫

夫五年以廷尉丁密光晉初罷大夫因漢制以中丞為臺主置

治書侍御史負四人泰始四年又治黃沙獄治書侍御史一人

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治之

秩與中丞同侍御史員九人所掌有

十三曹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郎督曹外都督曹

置殿中侍御史四人魏制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向察非法即其始也而司隸校尉之

官歷魏不替屬官有功曹都官曹從事諸曹從事部郎從事主簿錄事門下書左省事記室書佐諸曹書佐守從

事武猛從事等員凡吏又有尚書左丞主臺內禁令亦為彈糾

之一任漢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有四丞後漢光武減其二為左右丞歷魏至晉不改又有禁防御史

魏晉官品有此後省黃沙治書侍御史大康中又省治書侍御

史二員江左省殿中侍御史二人

侍御史所掌曹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廄牧牛馬市租後分

曹置外左又有檢校御史

孝武太元中以吳崐為之亦蘭臺之職司隸校尉自元

帝渡江即罷其官

其職即揚州刺史宋因晉制置御史丞一人掌奏劾

不法治書侍御史掌舉劾官品第六以上侍御史十人

文帝元嘉中省



外左庫而內左庫直云左庫孝武太明中復置前廢官景和元年又省順帝初省營軍併水曹省以竿曹併法曹吏曹不置御史凡十而殿中侍御史遂廢齊代因之梁國初建又置大夫天

監元年復置中丞署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宮門

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行馬外而監司不舉亦得奏之齊自

梁皆謂中丞為南司其侍御史負九人復置殿中御史四人掌殿中禁衛

內事陳氏因之元魏之盛建號北土置御史中尉乃中丞之職

又有置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北齊御史臺置中尉一人治

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檢校御史十二人錄

事四人自梁歷後魏至北齊御史臺或謂之為南臺而已後周六官之建改中丞為司

憲中大夫御史臺為司憲屬秋官府置司憲上士二人中士人數

下士八人隋單周制復置御史臺避諱改中丞為大夫置一人

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內侍御史監察御史各十二

人錄事二人煬帝大業三年置主簿書二人掌印及受事發辰

勾檢稽失漢張忠為大夫置孫寶為主簿後無聞焉唐因隋制侍御史殿中侍御史

各置四人監察御史置八人貞觀二十二年加殿中監察各三

人高宗初避諱改治書侍御史為御史中丞龍朔二年改御史

臺為憲臺大夫為大司憲中丞為司憲大夫咸亨元年舊光宅

元年改置左右肅政臺左臺專在京管百司及監軍旅右臺案

察京師外文武官僚各置大夫中丞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

二十人又置肅政臺使六人畧同御史尋廢中宗神龍元改為左右御史臺睿宗

景雲三年廢右臺明皇先天二年復置右臺停諸道按察使其

年又置諸道按察使罷右臺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日風俗秋日廡察以察州縣載初以後



奉勅乃巡每  
年不出使  
開元之制中丞加一人侍御史置四人主簿一人

錄事二人令史十五人書令史二十五人亭長六人掌固十二

人殿中侍御史置六人令史八人書令史十人監察御史置十

人史三十四人侍御史年深者一人判臺事知公解雜事等次

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儀式郊祀巡省檢察彈糾兩京城內

分知左右巡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察巡案郡縣糾視刑獄肅整

朝儀及監嶺南黔府選補監決囚徒忌齋行香分察尚書六司

知大府司農出納監察監議館驛使本司直門領訟而侍御史

六職其三司理匪則與給事中中書舍人更

直朝堂受表臺中唯四職推彈解雜而已

又有內供奉裏行

**裏使推官之名**貞觀末置監察御史裏行遂置此名中丞亦舊有裏行一人

武后文明元年置殿中裏行以三元為定其殿中第一人監倉

第二人監庫聖曆中加中丞內供一人尋省長安二年始置侍

御史內供不得過正負之數先為京採訪處置使自是不改

乃古司隸之任其後知雜御史多以省官兼之監察裏行及試

以七負為定開元初又置侍御史裏使殿中裏使等官裏行同

無負數尋罷建中三年又置推官二人與本推御史同推覆吳

元元年罷推官以殿中第一同知東推第二同知西推其後遂

有四推之名曰臺一推尚書左右丞掌糾舉憲章御史糾劾不

臺二推殿一推殿二推

當者兼得彈奏亦憲官之任也東都番守司置御史臺中丞侍

御史各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三人

畿汝觀察處置使元和後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共主留臺之務而三院御史亦不常備焉

五代憲臺

之制皆因其舊而負多不備

其四推但以御史從上配之晉天

福初罷省即知雜但委年深御史

開運二年復以

稽夫處風憲之任當繩糾之職乘駘簪笏車服

省即兼之

之異等霜簡白筆職業之尤重所以振肅內外提正綱紀故其

選任之際必加精擇其有克揚雋望以養乎威稜內溢剛志允

歸乎正直典章之廢墜務於脩舉臣工之頗僻行於案劾居官

有塞職之舉事上顯盡忠之節斯皆無忝厥位休有烈光至乃



以殘雲為事唯阿曲是圖希媚以合上之旨巧誣以致人之罪  
以至不稱其服彰於外議罔慎所履蒙於朝譴斯固歸於為惡  
亦自貽乎伊戚其或善行昭著時膺寵賞察察參佐形於論拔  
者亦皆類而次之凡憲部十有五門

選任

稱職

夫憲官之職大則佐三公統理之業以宣道風化小則正百官  
紀綱之事以糾察是非故漢魏以還事任尤重至於選用必舉  
賢才乃有負譽諤之稱彰才識之譽持法平允敷奏詳明端慎  
克成其官政悻直不畏於權幸然乃執戒公憲助茲朝治使豪  
戚歛手奸邪屏跡允所謂邦之司直者焉為官擇人於斯為善矣

漢蓋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  
為司隸校尉

諸葛豐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  
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

晉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大尉柔之子也少習家業明練  
刑理為隸川太守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因以光歷世明法  
用為黃沙御史秩與中丞同

庾峻為秘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  
稱允

侯史光為城門校尉武帝泰始初詔曰光忠亮素篤有居正執  
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



之位亦以伸其司直之才也

陳壽為長廣太守不就杜預為鎮南入辭口啓陳壽才史通博

且補黃散也武帝曰壽可作治書否預對曰惟在聖詔即手詔

用之

傳咸為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詞旨懇切惠帝不聽

勅使者逼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李臣為石

李龍殿中侍御史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李龍患之擢臣為御

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懾州郡肅然李龍曰我聞良臣

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蹠信矣哉宋蕭惠開為御史中丞

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為憲司莫當稱職但一徃眼

額已自殊有所震大明八年入為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

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梁張綰為中軍宣城王長史從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

人絢宣旨為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世

周閔蔡郭並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

故有此旨焉

後魏溫子昇文章清婉孝明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康博召辭人

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等二十四

人為高第大被引決康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拳謂人曰朝

來摩旗亂輒者皆子昇遂退遂補御史時年二十臺中彈文皆

委焉

北齊崔暹為吏部郎文襄用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



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李廣魏末時中尉崔暹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脩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

後周李旭為黃門侍郎太祖嘗謂旭曰卿祖昔在中朝為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旭為御史中尉唐李素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一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錄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張行成太祖貞觀初累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威帝以為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皆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王至惜為汴州刺史大極元年睿宗以志愔有政聲召兼御史中丞

李栖筠為蘇州刺史大曆六年栖筠自蘇州入覲敷奏詳明不事權貴代宗嘉其忠謹留掌邦憲特出內制授御史大夫以寵之

穆贊為刑部郎中因次對德宗嘉其材擢為御史中丞薛存誠為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役太廣存誠以為此者姦此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咸陽縣尉袁愬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愬反受罰二勅繼至存誠皆執之憲宗聞甚悅命中使嘉異之由是擢拜御史中丞未幾再授給事中數月中丞闕帝思存誠前劾謂宰臣曰持憲無以易存誠遂復為御史



中丞丁居晦為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翌日制下帝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為大夫宰臣鄭覃曰僧孺項為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帝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帝入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

漢邊蔚天福十二年為御史中丞時高祖幸東京以將整朝倫務未能者至是有斯命焉

稱職

禮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故上無虛授必擇於髦俊下無苟得克效於智能然後官事允釐王命無廢者矣乃有居憲簡之任當紀綱之重勤勞于位惕厲在公或獻言以盡規或持法而惟允或申明事典或糾正邪慝藹然風望動於朝倫斯乃任能物官使人以器者之謂也

漢薛宣以明習文法成帝初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憫

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周書無逸之篇稱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仄弗違假

食宣引此言也仄古側字也佚與逸司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允信也中竹仲切然而嘉氣

尚凝陰陽不和疑謂不通也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不洽者也臣竊

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刻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

守條職刺史所察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六條解在百官公卿表舉錯各以其



意多與郡縣事

錯置也千故切與讀曰豫豫于也

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

過誕呵及細徵責義不量力

言求備於人

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劾流

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

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礼不行

勞即到切來音即代切

夫人道不通則

陰陽否隔

否備也音皮鄙切萬與隔同

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

失德乾餱以愆

詩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侯也

鄙語曰苛政不親煩

苦傷思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勅

申東也約束也

謂使昭然知本朝之

要務臣愚不知治道惟明主察焉帝嘉之宣敷言政事便宜舉

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補進白黑分明

稱舉也白黑猶言清濁也

是知名

後漢宣秉為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畧苛細焚淮字幼陵為御

史中丞舉正非法

鮑昱為司隸校尉典司京都執憲持平多所舉正

陳謙為御史中丞執憲奉法多所糾正

馬嚴為御史中丞舉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案舉無所迴避晉

庾峻為御史時長安大獄久不決峻斷之朝野稱當

劉暉五為司隸允協物情

傅玄為司隸校尉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踊不

寐坐待旦

石鑿為御史中丞多所糾正

嗣譙王恬為御史中丞正有幹局

宋蔡廓為御史中丞多所糾奏



鄭鮮之為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

荀伯子為御史中丞位職勤恪有匪躬之稱殷冲為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

梁樂藹為御史中丞性公強居憲臺甚稱職褚球為御史中丞性公強在憲司甚稱職

劉潛為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

臧盾為御史中丞性公強居憲臺甚稱職

陳宗元饒為御史中丞性公平善持法暗曉故事明練治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

褚介為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廢弛司憲因循守其勿革玠方欲改張大為條例綱維略舉而編次

未訖孔奐為御史中丞善持禮多所糾劾後

魏高道穆為御史在公有能名

王顯為御史中尉糾折庶獄究其奸回

北齊司馬子瑞為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為朝廷所許

隋梁毗為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

徐有功為左臺侍御史則天時褒異之特遠近聞有功授職皆欣然相賀

唐唐臨太宗時為侍御史在官簡肅甚為時所稱

齊澣弱冠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為稱職崔隱甫為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官政畧無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之無大小悉令認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



者過半群寮側息玄宗嘗謂曰卿為大夫海內咸云稱職深副朕所委也

顏真卿為御史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奏彈京兆尹楊憑當時翕然謂紀綱復振及遷御史風裁益峻未踰月遷門下侍郎平事章

王播為工部郎中知雜事整持臺憲頗有能稱

崔植為御史中丞入閣彈事頗振紀綱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十三

憲官部

公忠

引薦

褒賞

公忠

士君子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公忠之義諒在茲矣乃有典司邦憲表式朝右厲冰霜之志執金石之心正色不回讜言無隱竭誠於顛越之際敲規于疑貳之始或明辨其飛語或申雪其冤訟以至逢危殞命抱義立節千古之下莫不仰其清風而思見其人者也後漢种暠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傳高褒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暠至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



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楊衆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如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遷夜走渡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

太陽縣屬河東郡

建安二年追

前功封務亭侯

晉劉暉為司隸校尉時惠帝立羊玄之女為皇后成都王以討玄之為名廢后為庶人處金墉城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河間王顥矯詔遣尚書田淑勅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暉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頹馳上奏曰捧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史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祊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宗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跣踵之心人

想鑿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耶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愚智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惧凶豎承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大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顥見表大怒乃遣陳頴呂即東收暉暉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初羊后反宮遣使謝暉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



唐蘇珣垂拱初為監察御史則天使珣按韓魯諸王獄珣奏據狀無徵則天召見詰問珣執奏不回則天不悅曰卿大雅之士當即有驅使此獄不暇卿也遂令珣於河西監軍神龍中珣為右御史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珣窮其黨與時睿宗在洛為得罪者所引珣因辨折事狀密奏以保明之中宗意解因是多所原免擢珣為戶部尚書

蕭至忠為御史中丞中宗神龍三年自節愍太子舉兵誅武三思之後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兄弟侍御史冉祖雍李愷共誣構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言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制獄因此欲加凶忍帝召至忠令鞠其狀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能容一第一妹忍受人羅織竊念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漢書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初則天皇后欲立相王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冉祖雍所奏咸是構虛帝既與相王公主素相友愛深納至忠之言至忠自此又彌加保護由是公主獲安

盧弈為御史中丞留臺東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與留守李愷誓無避死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為賊所執與愷同見害

趙洎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洎為巡使俾令即評洎周歷墻圍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既奏代



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消之寃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  
既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消官德宗見其名謂宰  
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洎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齊映興元初為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嘗執轡會  
帝馬驚跳奔蹶帝惧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問故對  
曰馬奔蹶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帝  
嘉歎無已

孔緯為太子少傅時沙陀逼京師昭宗幸鳳翔邠帥朱玘引兵  
來迎駕田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而隨  
駕者黃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鷄候館詔授緯御史大夫  
時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寮赴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

蓋屋

上張流切  
下音室

並為亂兵所剽

匹妙切

資裝殆盡緯承命見宰相

論事蕭邁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緯遣臺  
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辭緯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

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駢音飛奔迫而咫尺天

顏累詔遣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

卹况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耶言竟泣下三院曰人豈不懷

但蓋屋剝剝之餘丐食不給今若首塗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

繼行可也緯拂衣而起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

之故忽君父之急耶公輩善自為謨吾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

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寮前進觀群公之意未有發期僕

忝憲闈不宜居後道塗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



嘉之謂緯曰跽無部通裘糧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緯  
連散關緯之朱玟必蓄異志奏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  
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繞入關而郿岐之兵圍寶鷄攻散  
關徵緯之言幾危矣

引薦

詩曰蒸民髦士蓋美其得賢傳曰舉爾所知誠廣其薦善况夫  
總司彞憲糾正庶工固宜念則哲之明先舉類之義審擇儒雅  
博訪雋良薦於朝廷縻以組綬其或忠讜之士雅佞所仇文致  
厥辜淪陷非辟而能表薦其行請宥其刑皆所以為國愛材進  
必以道刈楚之詩斯作沈僚之歎因興豈止致位於台槐受寵  
於龜紫固可以紀其勞懿為南司之表式焉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尹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湯湯數稱  
薦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又以倪寬為掾舉侍御史擢太中大  
夫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薛廣德為屬數與論議罷之薦廣德經  
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

繁延壽為御史大夫

即李延壽也一姓繁音蒲河切

聞谷永有茂才除補屬舉

為大常丞

貢禹為御史大夫琅邪諸葛豐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綱直  
禹除為屬侍御史

後漢杜林為侍御史林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  
南鄭興執義堅固敦允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



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  
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太中大夫

樊准爲御史中丞時龐參坐法輪作若奴準上疏薦參曰臣聞  
驚鳥累百不如一鷄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  
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向之難者選用  
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惻卓爾竒偉高才武  
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輪作經時今羗戎爲患大軍西屯臣  
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  
赦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  
於徒中召拜謁者使督三輔諸軍屯

應奉爲司隸校尉時河南尹李膺劾奏牟元群贓罪元群賂官  
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曰共同  
心志糾罰奸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  
觀賢於楚昭奚恤蒞以群賢梁惠王誇其照乘之珠齊威王荅  
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切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緄  
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律之以法衆  
庶稱宜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遂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  
膺等投身疆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  
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  
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救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  
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  
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埵蠢動王旅未振易穉雷雨作解君子以



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後魏元正為御史中尉選御史高道穆奏記於正正大喜曰吾又知其人適召之遂引為御史又以內行長山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主過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正善之俄然奏正

李彪為御史中尉以尚書主客郎酈道元秉法公勤引為治書侍御

高道穆為御史中丞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刑子明蘇淑宗世良等四十人

北齊崔暹東魏孝靜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惜崔瞻蔣椿暉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吏世稱其知人

唐張循憲為侍御史長安中為河東採訪使薦蒲州人張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己官秩受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其奏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捲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張廷珪為監察御史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廷珪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

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時河中少尹嚴郢召至京師元載言郢於代宗帝已踈忌載拒而不納是時帝委腹心於栖筠亦嘗薦郢帝曰郢方為元載所厚寧可信乎栖筠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採拔使為姦人用手即日擢授河南尹兼御史中丞水陸運使



崔寧為御史大夫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

韋貞伯為御史中丞德宗貞元初袁滋為岳鄂從事部有邑長下吏誣以盜金滋察其寃竟出之貞伯聞之薦為侍御史高郢為御史大夫時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建罷職降詹事府司直郢表授殿中侍御史

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知雜及度作相又奏從自代為中丞從所取御史必先知重貞退者特論嘉之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櫟陽尉徐晦本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官臨賀縣尉親交無敢祖送獨晦至藍田與憑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

無乃反為累乎晦曰自布衣沐楊公之知不一送他日相公為姦邪所譖焉可不送相公乎德輿大慙因稱之於人不數日夷簡請為監察晦至官之日白夷簡曰晦不由公門公何所取信而見獎拔於千萬人中哉荅曰君送楊臨賀寧肯負國乎由是名益振

韋有翼為御史中丞奏職方員外郎鄭處誨兼侍御史知雜制曰御史中丞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屬三十八例以中臺即一人稽叅其事以重風憲如處誨族清胃貴能博文論義理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為副二以佐紀綱以爾處誨當居內廷草具密旨自以疾去于今惜之俞其言如我得有翼為爾之知己爾為有翼之德鄰上下交舉豈有私受勉修職業所報



非一

後唐蕭頊為御史中丞請孔邈為御史

褒賞

夫處風憲之地當糾繩之任網紀所屬委賴實重而能方嚴以  
以自律勁直而不撓彈擊違繆無所畏避權伏豪橫未嘗寬假  
侃而正色蹇蹇而匪躬善守厥官不懈于位繇是推懋賞之典  
加異數之寵申之以賜予賁之以采章刑於詔獎接以躰貌假  
借以聳其氣慰勉以成其名故首功之臣立志之士莫不感激  
以思自効摩礪以期稱職然後知信賞之為勸非可以忽已

漢諸葛豐元帝時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帝嘉其節加豐秩  
光祿大夫

後漢宣秉字巨公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時詔御史  
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  
坐秉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常幸其府  
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杜詩建武初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  
民間百姓遑擾詩勅曉不改遂拮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  
以祭服

鮑永建武十一年為司隸校尉以事劾帝叔父趙王良大不敬  
朝廷肅然乃辟扶風恢為都管從事恢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  
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鮑昱永子中元元年昱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



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呈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

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群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

唯赦贖令司徒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

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

馬嚴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

晉李熹武帝時為司隸校尉勅中山王睦等各占官三更稻田

詔曰易穰王臣蹇匪躬之故今熹充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

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中

勅群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為二代司隸朝野

稱之

傳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旨懇切武帝不聽勅

使者逼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

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遂不見聽於官舍設靈坐朔望奉祭元

康四年卒于官時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

謚曰貞

劉暉為左丞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繇等十餘人

朝廷嘉之遂即真

熊遠為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茹

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劾奏徐羨之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

蕭惠開為御史中丞百僚畏憚之入為侍中孝武詔曰惠開前



任憲司奉法直繩不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梁江淹在齊爲御史中丞多所奏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  
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張緬爲御史中丞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高乃遣畫  
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厲當官  
陳素憲爲御史中丞領羽林監常陪讌丞香閣賓退之後宣帝  
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目憲而謂俊曰袁家  
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

後魏李彪爲御史中尉多所劾糾豪右屏氣高祖常呼彪爲李  
生於是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高道悅爲治書侍御史正色當官不憚疆禦奏舉任城王澄等  
免官高祖詔褒美之

元正爲御史中尉嚴於彈糾始彈於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  
后並不許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其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  
軍高恭之字道穆爲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  
赤捧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捧破其車公主泣以訴帝帝謂主  
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耶道穆  
後見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  
以愧卿卿反謝朕

北齊崔暹仕魏爲御史中尉神武如京師群官迎於紫陌神武  
帝握暹手而勞之曰徃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禁莫肯糾  
劾中尉盡心爲國不避豪彊遂使遠近肅清群公奉法衝鋒陷



陣代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  
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遲良馬使騎之以從行且語遲下拜馬  
驚走神武為擁之而緩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朝  
貴收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  
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而言曰唯  
御史中丞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  
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為法導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  
所加大將軍臣澄澄神武長子文襄也勸獎之力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  
羨何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  
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

隋柳或開皇中為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僚之所敬憚  
文帝嘉其姪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  
十萬米百石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  
以其家貧勅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  
如此

游元大業中為侍御史遼東之役宇文述等九軍敗元案獄數  
其罪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

唐杜淹為御史大夫太宗幸其弟視疾

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  
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崔隱甫開元中為御史大夫群寮側息玄宗嘗謂曰卿為大夫  
深副朕所委



李勉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劾勳臣管宗嗣失禮肅宗時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盧坦為御史中丞元和三年舉奏前山南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勅貢獻憲宗召坦對褒慰久之

斐度為御史中丞時吳元濟盜兵柄永襲父任憲宗徵師代叛詔度巡營壘勞士卒度計其險易密陳攻取之策帝深然之遷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王播為御史中丞閣候宰相出方隨之異常例也

後唐許光宜明宗天成四年除御史中丞光義謝賜緡五十疋銀器一事劉贊為御史中丞長興二年十二月詔曰國祚中興皇綱再整合頒公事偏委群臣先勅抄錄六典法書分為二百

四十卷從朝至夕自夏徂冬御史臺官負等或同切催驅或遞專勘讀校前王之舊制布當代之明規宜有獎酬以勵勤恪御史中丞劉贊近別除官今加階爵宜從別勅處分呂琦姚遵致宜加朝散大夫仍賜柱國勳干遼李壽並朝散大夫徐禹卿張可復王曉並賜緡魚袋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一十四

憲官部三

剛正

書曰剛而塞強而義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矧夫風憲之任  
抨彈收屬所以案舉不法表正庶尹震肅綱紀奮揚望威而能  
雅志公亮峻節森厲舉遵直道無所屈撓善善惡惡不吐不茹  
使邪臣知懼懦夫有立須復逆忤貴倖構聚怨隙被以巧詆陷  
於深文亦無憚焉斯古人所謂執德不回當官有守者也

漢嚴延年為御史掾舉侍御史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  
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奏雖寢然  
朝廷肅焉敬之



諸葛豐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  
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  
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日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  
追之章因得入公門自歸上歸城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  
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  
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  
官尊貴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數衰暮常恐足溝填渠無以報  
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素空也言不舉識務空食祿奉而已故  
嘗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編請  
聯次簡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  
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

義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  
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之此臣下不忠  
之效也臣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  
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  
臣欽若等曰堯使不載姓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  
之也勉處中和順意經術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

憤懣願賜清宴惟陛下裁幸帝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  
蓋寬饒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平恩侯許伯入第許伯皇太子外相也

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  
乃往從西階上東鄉侍坐言自尊抗無所屈也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

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臣欽若等曰魏侯魏相也笑曰次公醒而狂何



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屬猶半也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擅長卿

起舞為沐猴與狗鬪沐猴稱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

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言如客舍行客輒過

之故多唯謹慎為德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

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帝乃

解

孫寶字子嚴哀帝即位為諫議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

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卻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

令自殺眾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五使

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缺以揚我惡撻缺謂挑發之也我當坐之

帝乃順旨下寶獄尚書僕謝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

敦煌魚澤帳侯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帝為言太后

出寶復官

鄭兵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貢禹也名公直

涓勳為司隸校尉時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義渠北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

長取其母與假猪連繫都亭下以深辱之商兄弟會賓客自

糲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

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遂捕察無狀者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遺曲也

奏可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

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都祖也今丞相宣薛宣請遣掾

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信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

甚悖逆順之理悖乘也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

也



所犯一家之禍耳周書欽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太者

周書洪範云臣

之有作禍作威乃害于國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徒合捕

後漢鮑永建武中爲司隸校尉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何敞爲侍御史章帝時尚書僕射邳壽譏刺竇憲等辭官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敞上䟽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

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敢諫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

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邳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繫囚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

機密近臣正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公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

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爲國家橫罪忠直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爲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

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威觸死瞽言非爲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

傷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

宋意爲司隸校尉和帝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豐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群黨出入憲門負執

尉鄧豐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群黨出入憲門負執



放縱意隨違舉奏無迴避由是與竇氏有隙

周紆初爲洛陽令部吏止姦亭長霍延遮止拔劍肆詈皇后弟竇篤坐免後爲御史中丞又坐免竇氏貴盛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等篤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徵爲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環猶尚在朝紆疾之復乃上疏曰臣聞藏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案夏陽侯環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狎侮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之人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爲國計夫消流雖寡浸成江河燿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已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環歸國

華松爲司隸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有司軟弱莫敢糾罰松奏馬氏三族群豪斂手

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

應奉爲司隸校尉糾舉姦僞不避豪戚以嚴厲名

虞詡順帝永建中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大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受請託取詡輒按之而奏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日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

震爲樊豐所譖而死

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作左

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吏獄勸詡自引詡曰寧伏



毆刀以示遠近

毆刀刑人之刀也

詔子顛與門生百餘人候中常侍高

梵車訴害枉狀梵入言之即日赦出詔

李膺桓帝時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屬威嚴惧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弟舍藏於舍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侯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惧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讐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

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韓演為司隸校尉奏中常侍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欄皆自殺演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減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

袁紹為司隸校尉董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

獻帝也

似可今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

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逆理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劔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跪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於大傳議之卓復言劉氏種



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魏王觀字偉臺明帝幸許石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吳徐愿爲侍御史性忠壯好直言

晉何曾魏世爲司吏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今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院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

劉毅魏末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櫻獸之大鼯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武帝咸寧初爲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一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傳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帝常因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不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



下北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虎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時景皇后從父弟羊琇爲中護軍琇輒乘羊車毅糾劾其罪琇典禁兵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

劉暉爲侍御史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謂彰曰君何敢恃寵勃作威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締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什乃止彰父貴豪侈每出輒從百余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後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余人朝廷喜之遂以即真

崔洪武帝時爲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崔嬰薦恢高行邁俗倖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業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焉論崔嬰爲浮華之自遂免嬰冠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鷄在北爲鷹傅玄爲司隸校尉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直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



風

劉喬爲御史中丞齊王同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  
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荀晞免喬官  
周處字子隱爲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奏征虜將軍石  
崇大將軍梁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杜錫爲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爲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  
錫而錫距之秀雖御之憚其名高不敢害

江績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  
門績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裔亦曰元顯驕  
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裔間我父子  
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司馬恬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  
溫屯中掌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誚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  
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

宋荀伯子爲御史中丞蒞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凡所  
奏劾莫不深相呵毀其直言切

鄭鮮之仕晉爲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強貴明憲直繩甚得司  
直之体外舅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  
不屈意於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兵洹奏彈  
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  
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案毅勲德光重任居次相  
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聞外出



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生制不相糾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

孔琳之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

傅隆爲御史中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體

南齊王思遠明帝輔正爲御史中丞時臨海太守沈昭略賦私思遠依事劾奏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

袁昂爲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納財貨依事劾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爲正直

梁陸杲爲御史中丞性婢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數百杲奏收治中書舍人黃陸之以有事託杲杲不答高祖聞

之以問杲答曰有人帝曰卿識陸之否杲答曰臣不識其人時陸之在御側帝指示杲曰此人是也杲謂陸之曰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陸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嘗以公事彈稷稷因時宴訴高祖曰杲是臣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稱不畏強禦

劉紹爲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爲勁直

張綰再爲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遁避

張緬爲御史中丞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

江革爲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

劉覽爲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所私妨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



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賊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怒之常謂人曰犬嚙行路覓嚙家人

陳袁憲爲御史中丞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嚴憚焉

徐凌爲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抑塞詞訟大臣莫敢言者凌聞之乃爲奏彈道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元帝見凌服章嚴肅若不  
可犯爲歛容正坐凌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凌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徐儉爲御史中丞儉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亦爲儉所糾劾後主深委任之

褚玠爲御史中丞剛毅有膽決甚有直繩之稱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一十五

門憲官部四

日對是剛正第二

後魏高謚獻文時為治事掌攝內外彈糾非法當官而行無所迴避甚見稱賞

李彪為御史中尉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彪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高道悅拜治書御史正己當官不憚強禦奏舉任城王澄等免官孝文詔褒美之

王顯為御史中尉多所彈劾百寮肅然



陽固爲治書侍御史宣武末中尉王顥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流穢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顥嘿然他日又謂固曰作大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使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之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顥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於顥顥因奏固刺請米麥免固官

山偉爲內行長孝明初御史中丞元正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兄爲羽林隊主擢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正善之俄然奏正

綦旆爲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顥度相逢顥度恃勢貴排旆騶列旆忿見於色自入奏之

封回孝明時爲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父兄麗妻崔氏姦通回乃劾奏時人稱之

崔亮爲御史中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勅亮推治孝明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帝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帝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

酈道元爲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常念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啓靈太后請全之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



因以勅悅

高恭之字道穆御史中尉元正引為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  
臺中事物多為正所顧問道穆曾進說於正曰古人有言罰一  
人而千萬人惧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  
知法正深然之後道穆為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  
路執赤捧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捧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  
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  
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  
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  
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時僕射余太世隆當  
朝權盛因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

又云恭之為御史中尉  
兼黃門侍郎外秉直繩

內參機密諫爭  
極言無所顧憚北齊趙郡王琛魏天平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

無所迴避遠近肅然

司馬子瑞為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為朝廷所許

後周王誼閔帝時為主中侍工士時大冢宰宇文讓執政帝拱  
默無所閱預有朝士於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  
惧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

隋柳或開皇中為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文帝嘉其婢直謂或  
曰大夫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右僕射  
楊素當途顯貴百寮懼憚無敢許者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  
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  
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



之或時方爲帝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

梁毗煬帝即位爲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  
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  
憤數月而卒

房彥謙煬帝時徵爲司隸刺史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  
舉皆人倫表式其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炆陵上  
侮下訐以爲直刺史憚之皆爲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抗禮長  
揖有識嘉之炆亦不敢爲恨

游元大業中爲朝請大夫兼侍御史宇文述九軍敗績帝令元  
案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南  
造元有所請囑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任屬親賢腹心是寄  
當咎身責己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案之愈急仍以  
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

李德饒大業中爲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

陸知命初爲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者直由是待詔爲御史臺  
拜治書侍御史依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  
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  
寮震慄

唐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武德九年十月民部尚書裴矩奏突  
厥踐暴之處戶請給絹一疋太宗曰朕於天下唯誠與信不欲  
空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但戶有大小各須存濟給物雷同豈  
公恩之至也伏伽進曰裴矩受國恩賞未聞陳讓救恤百姓則



欲苟釣虛名用心若是豈當朝寄鞠其罪太宗從之其後計口  
為率貧人賴焉

柳範為侍御史奏彈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田苗太宗因謂侍  
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輔政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  
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唐臨為殿中侍御史大夫常侍價責臨以朝列不整臨曰比以  
小事不足介意今日以後為之明日江夏王道宗共大夫離立  
私談臨趨進曰王辭班道宗曰共大夫語何至於是臨曰大夫  
亦亂班常失色而退

李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時有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  
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  
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  
軌竟免

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

王義方高宗朝為侍御史以彈李義府貶為萊州司戶參軍義  
方將赴萊州義府謂之曰王學士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之事  
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為公不為私昔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  
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雙  
闕之前實以為媿義府大怒義方至萊州又為義府中傷竟坐  
免官

王本立為侍御史乾封中御史遭長官於塗皆免帽降乘長官



戰鬪辭而上馬本立意氣頗高塗逢長官端揖而已

魏真宰爲監察御史深爲高宗所委信嘗從容問曰外聞以朕方自古何天子也對曰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帝曰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代英傑時人以爲臯陶稷禹之流而使不免貧賤死於草澤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也帝曰我適欲用義方爲著作卽聞其已死既往不諫追悔無及真宰曰比部員外卽劉藏器才行相副陛下所知今年尚七十始爲尚書卽陛下徒歎王義方已殂藏器見在何爲棄之馮唐所謂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默然

王無競爲殿中侍御史正班於閣門外宰相圍立于班比無競前曰去上不遠公雖大臣自頂肅敬以笏揮之請齊班時朝議是非參半

蕭至忠爲監察御史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賊汚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認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有事主得各自彈事不相關或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而憚其剛正

常思謙爲監察御史時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奏劾其事大理丞張山壽遂徵銅二十斤少卿張戢卹以爲價當官估罪宜從輕思謙奏曰官市依估私但兩和且園宅及田不在市肆豈應用估戢卹侮弄文法附下罔止罪在當誅高宗曰獄刑至重人命所懸戢卹卹曲憑估價斷爲無罪大理職豈可使此人處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戢卹亦貶官及遂良復用



思謙不得進出爲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爲身災也大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爲碌碌之臣保妻子耳乾封中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思謙曰鵬鷲鷹鷂豈衆禽偶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持立乃曰御史御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攝州縣誠曠官耳永淳初曆尚書左丞御史大夫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禘不協尚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禘仁禘惶惧應對失次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禘連曹頗知事由仁禘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聰致仁禘非常之罪即臣亦事君不盡矣爲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後爲右肅政大夫大夫舊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爲詞思謙曰國不班列自有差等奈何姑息爲事耶張仁愿少有文武材幹累遷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郎霸上表稱則天是彌勒佛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皆請仁愿連名署表仁愿正色拒之甚爲有識所重

蘇珣垂拱初拜臺監察御史時則天將誅韓魯等諸王使珣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徵驗或誣告珣與韓魯等同情則天召見詰問珣抗議不回則天不悅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珣於河西監軍後爲右肅政臺御史大夫神龍初武三思擅權雍州人常月將告三思將有逆謀返爲三思所構中宗令斬之珣奏非時不可行利由是忤三思旨轉爲右



御史大夫尋出爲岐州刺史

馬懷素爲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配徙嶺表太子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等送之郊外易之大怒後使人誣告貞慎與元忠謀反則天令懷素按鞠又遣中使促迫諷令構成其事懷訴執正不受則天怒召懷素親命加詰問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可爲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藥布奏事於其屍下漢朝不治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付臣推鞠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

宋璟爲御史中丞張昌宗恩幸之盛歷代無比長安四年秋有許州人楊元嗣上言昌宗去年九月遣方術人李孔太卜相孔泰謂昌宗曰面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即天下歸心則天令鳳閣侍郎常丞慶司刑卿崔慶與璟推鞠之承慶奏言昌宗款稱所得李孔泰占相之語已聞奏准法狀當首露孔泰輒出妖詞請付法科罪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曰昌宗既位列九卿爵窮五等榮貴之極理絕覬覦召問卜視之流已是心懷悖亂况孔泰卜得純乾卦云是天子卦如知狂妄之詞何因不即擒送近雖自奏終是包藏日久准法合處斬破家請收付制獄更窮理其罪則天久而不答璟又奏曰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若不禁身推勘臣恐天下歸心於昌宗伏乞陛下以義斷恩允臣此奏則天曰卿且停推勘待更詳檢文狀璟退左拾遺李邕



進曰向觀宋璟所奏事緣社稷不為身謀願陛下可其所請竟

不許又載易之與弟昌宗縱盜益橫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張

居則天曰易之等已自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

法易之等又象驅使分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

而事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思見則法無私自是易之等常欲

因事傷之則天察其情竟以雙免

魏傳弓神龍中為監察御史時監門左大將軍薛簡內常侍輔

信義尤稱縱暴傳弓將奏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既黨附官監

乃謂傳弓曰信義之徒深為安樂公主所眷威勢甚高言成禍

福何得輒請殺之傳弓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白此輩弄

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從一無以答但固止

之傳弓又劾奏銀青光祿大夫西明寺主惠範姦賊四十餘萬

請寘于極法帝召傳弓傳弓進曰刑賞者國之大事陛下賞已

妄加豈宜刑所不及帝乃削惠範銀青光祿大夫寺主放歸于

家惠範者長安胡僧也嘗好游權門與易之兄弟相善後張易

之等伏誅又妄稱預謀逆賜爵上庸郡公加銀青光祿大夫

俸祿同於職事又嘗表稱先聖功德留付貧道請於東鄣創造

聖善佛寺及帝幸長安又勸請於長樂坡造大像凡所糜費巨

億萬計府為之虛竭海內冤之戢又制授檢校聖善中及上

都西明三寺主帝又御行親送之惠範既權震外內當時莫敢

言者一朝遂為傳弓

所奏朝野莫不稱慶

袁從之為左御史臺侍御史景龍中長寧及安樂安定等公主  
各縱奴僕劫掠百姓子女以為奴婢從之悉收主家奴僕繫獄  
將窮竟其罪主遂訴之於帝手令放免從之又執奏曰陛下今  
若曲受主言而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臣知放則免罪於私



門劾則得罪於公主終不忍全身遠害屈法偷生惟陛下垂照  
察帝竟不納

薛謙光景雲中擢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  
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錄奏彈之或請寢之謙光曰憲  
臺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可矣遂與侍御史慕容珣奏彈  
之反爲太平公主所搆出爲岐州刺史惠範既誅遷太子賓客  
轉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

崔日用爲監察御史神龍中秘書監鄭普思納女後宮潛謀左  
道日用知之遽奏于中宗時普思承恩中宗不省日用廷爭邈  
至詞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

王志愔神龍中爲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寮畏憚

常虛心爲御史神龍中推按大獄時僕射竇懷忠侍中劉幽  
求意欲寬假虛心堅執法令有不可奪之志

楊瑒爲侍御史開元初崔日知爲京兆尹貪暴犯法御史大夫  
李傑糾劾之反爲日知所搆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  
成姦人之謀御使臺固可廢也玄宗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  
視事貶日知黜縣丞

崔隱甫爲御史大夫臺中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  
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群僚側目玄宗謂曰卿爲  
大夫深副所委

翟璋爲監察御史裏行會殿中侍御史出使盡璋知班乃牒中  
書省勘侍郎王琚及太子左庶子竇希瓘入晚遂爲所擠出爲



岐陽令

韋陟爲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瑄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詞旨迂誕肅宗令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書顏真卿同訊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論房瑄事雖被貶出不失諫臣大體上由此踈陟

張鎰爲殿中侍御史肅宗乾元初華原令盧擬以公事呵責邑人內侍齊令誵誵街之搆誣擬發鎰按驗擬當降官及下有司擬當杖死鎰具公服白其母曰上䟽理擬必免死鎰必坐貶若以利則鎰負於當官貶則以太夫人爲憂敢問所安母曰爾無累於道吾所安也執奏正擬罪故擬得配流鎰貶撫州司戶嚴郢爲監察御史道士申泰芝託使鬼物却老之術得幸於肅

宗因使往湖南宣慰受姦賊鉅万又以訛言惑衆潭州刺史寵承鼎按其事以聞肅宗不之信召泰芝赴京師下承鼎於江陵獄詔郢窮理之郢具以泰芝姦狀聞帝又令中使與觀察使呂諲同驗理諲亦執奏泰芝姦狀帝皆不納時御史中丞敬羽希旨附會泰芝郢堅爭其事帝大怒叱郢令去郢進而言曰龐承鼎所奏申泰芝賊得賊狀按爲妖言皆泰芝書跡而泰芝所論承鼎捕魚放生池國忌日殺羊事皆微細又無證驗陛下奈何欲罪承鼎而宥泰芝臣雖殺身不敢順旨收繫泰芝引支證廷辨曲直帝曰卿且罷去郢復上䟽理承鼎且言泰芝妖逆罪在不捨臣縱煞身尚當尸諫况今未死豈敢求生詞甚切直帝大怒竟杖殺承鼎流郢於建州頃之泰芝姦妄不道伏誅乃追還



承鼎本官召卸復為監察御史

顏真卿為御史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為宰相所忌出為同州刺史

李勉為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官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持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李衍為殿中侍御史代宗永泰元年正月壬子章敬皇太后忌辰百寮於興唐寺行香內侍魚朝恩置齋饌於寺外之商販軍坊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衍與戶部郎中相理造以正言折之衍詞直而強突頗忤朝恩遂廢食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時元載專政栖筠正身守道無所顧憚以

酬任遇之恩華原尉侯英陳恁以主郵傳優改長安尉臺叅栖筠面詰其勞考恁恐懼不敢隱諱乃以詐冒成優問其故即吏部侍郎徐浩私戚京兆尹杜濟吏部侍郎薛崑因緣請託共成罔冒三人皆宰臣相厚遂劾奏之帝依違未決栖筠陳請之際屬月蝕帝問其故對曰臣聞日蝕修德月蝕修行今誣上行私之罪未理此天所以敬戒於明堂帝由是感寤坐恁者皆貶謫自此朝綱益振百度肅然中朝選用帝皆密訪於栖筠栖筠尽心知無不為四五年間載克位而已

王翊為御史大夫貞亮鯁直名於當代

竇叅德宗初為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蒙召見言天下事又與執政議多異帝



深器之或叅決大政時宰相頗忌之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叅貞  
元三年十月擒獲謀逆賊李廣孔等六人令中官王希遷鞠之  
於內侍詔獄皆欵伏叅請令三司覆驗詔從之宰相李必亦有  
所請與叅同  
穆贊爲御史中丞以強直不附權倖卒爲裴延齡譖毀罷官無  
幾又貶饒州別駕

武元衡爲御史中丞順宗初即位王叔文專政以其黨數人爲  
御史在臺元衡薄其爲人待之莽鹵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  
衡在風憲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時奉德宗山陵  
元衡爲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叔文所厚也求儀仗使判官  
元衡不與其黨滋不悅數日罷爲右庶子

盧坦爲御史中丞舉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  
使閻濟美違詔貢獻二人皆得罪於朝堂憲宗召坦對褒慰久  
之曰晟等所獻皆以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法令陛下  
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違令是不畏法陛下奈何愛小信  
失大信乎帝曰朕已受之如何坦曰歸之有司不入內藏使四  
方知之以昭明德帝深善其言右僕射裴均交結權倖得貴位  
在班列常踰位而立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列  
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  
坦爲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李元素爲侍御史元和中東都留守杜亞素惡大將令狐運會  
盜發洛成之北運適其部下畋于北邙亞意其爲盜遂執訊之  
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爲不直表陳之



寧遂得罪命元素就覆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元素尽什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又上疏論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帝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臣一出不復得見陛下乞容尽詞帝意稍緩元素尽言運寃狀明白帝乃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数月竟得真賊

薛存誠爲御史中丞時有僧鑒虛爲盜姦濫積財巨萬事發獄成中外掌權者更欲搖動之帝初令什其罪存誠不受詔明日帝又宣言曰吾要此僧面詰其事非赦之也存誠又奏曰鑒虛罪狀已具陛下將詔之請先貶臣然後可取帝嘉其有守遂令杖殺之

李夷簡爲御史中丞時京兆尹楊憑驕倨矜大班列惡之夷簡疏憑前後四犯彈奏之憑坐貶臨賀尉賜夷簡金紫當時翕然謂紀綱復振

裴度爲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詞切忤旨出爲河南功曹

柳公綽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南人朝以弘守司徒中書令詔百寮問疾弘遣其子達情言不能接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百寮省問異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臥令子弟傳言耶弘惧抹牀而出人皆聳然

崔從爲侍御史知雜遷御史中丞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倖事關臺閣或干內侍者必抗章疏論列請歸有司

孔戢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判官徐玫以



狡慝助成從史之姦逆從史既擒孟元陽按節至軍復為置玖  
為從事戰遂牒澤潞收攻以候詔命然後列狀上聞竟流玖於  
播州

獨孤初為御史中丞故事憲府選御史多因其長有請然後除  
授崔冕鄭居中同時除監察皆出於丞相初即拒而不納冕改  
授太常博士居中分司東都

丁居晦為御史中丞頗銳志當官不畏強禦然而措置或乖中  
道執政請移易遂復舊官帝疑與當軸者不叶故復舊職

居晦前為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慷慨有大志正色立朝言無避忌時宣宗  
皇帝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景讓上言朝典有素無容過越優

詔報之乃罷兩日朝

王華為侍御史乾符末右散騎常侍李損有子凝吉武寧軍節  
度使文詳辟為判官及廣明中徐之偏將時溥逐文詳擅稱留  
後中和中朝廷加節制溥奏本州幕下賓客一切舊貫至是欲  
以腹心代之咸誣其寘毒然而後奏仍表凝吉父損各通具情  
乞下御史臺鞠理時軍容使田令孜與溥賄賂交結乃遣御史  
中丞盧渥鍛而成之華執理雪焉令孜怒乃遣人傳宣取歸本  
軍華拒而不遣乃白宰臣蕭遘云李損與凝吉雖是父子相去  
數千里誣以知情實曰非靠請開延英面奏帝遂然之以時溥  
有勲令孜抗奏遂有詔罷時推蕭遘王華盧渥攘亂之後未失  
朝廷大綱深為處當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十五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一十六

憲官部

振舉

夫奮庸亮采所以幹於事功宿業修方所以舉乎官政矧乃中  
司之高紀綱是賴平反措枉用清於庶獄繩違糾繆以肅乎外  
庭政治之攸先法度之所出蒞斯職者實重其選自非秉方正  
之節挺中立之志居位自稱臨事生風謹條教而有嚴專抨彈  
而無避亦何以克厥任哉元魏之後乃有振攸司之務論庶官  
之失修舉廢墜釐整班制儆率其違慢縫彌其愆闕使衆目咸  
振彛倫式叙斯固得持憲之躰焉

後魏孝莊時元子思為御史中尉先是無尚書僕射元順奏以



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爲送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  
今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  
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  
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事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  
洮舉哀故無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  
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  
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勅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  
准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無斯未宜便  
爾日復一日遂厥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  
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猷伯後注云案  
舊事御史中尉逢臺卽於復道中尉下車執板卽中車上舉手  
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躰臣既見此深爲怪愕旒省二三未解  
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卽遣移問事何所依  
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  
規壞典謀兩人心欲自驕臣案漢書宣秉云詔徵秉爲御史中  
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爲三  
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愷傳皆云既爲中丞百寮震  
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卽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  
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卽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尚書  
臺灼然明矣自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  
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臧否何驗臣順專執未爲平通  
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按尚書郎中臣裴猷伯王元旭等妄班



士流早叅清官輕弄矩禮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然至此而不網將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猷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要同彼浮虛助之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家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爲元天穆所忿遂停

高道穆孝莊時爲御史中尉上疏曰聞舜命皋陶姦宄是託禹泣辜人刑辟爲念所以舉直錯枉事切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文濟時要所謂禮樂雅興不相訟襲者矣臣以無庸忝當斯任今思報効未忘寐興但識謝知今業慙稽古未能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不知愧至今職思其憂猶望徧俛竊

見御史出外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今爲治容有愛憎姦猾之徒常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耻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爲憂思有悛革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擬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輔政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寃爲惡取敗不得彌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即以寃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



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詣門下通訴別加案驗如此側  
石之傍恕訟可息叢棘之下無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  
直

唐高宗永徽四年崔義玄爲御史大夫舊例御史臺不受訴訟  
有通詞狀者即於臺門候御史御史競往門外收採知可彈者  
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及義玄爲大夫始受定事御史人知  
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則天萬歲通天元年左臺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奏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匭使愆失其略曰自陛  
下即位以來海內官員一定而天下選人漸多掌選之曹用舍  
不平補擬乖次應留即放應放翻留屬請公行顏面罔惧遂使  
囂謗滿路怨讟盈朝寢以爲常殊無愧憚又往屬唐朝季年時

多逆節鞫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已來載祀遽積餘風未殄用  
法猶深今推鞫者恣行酷法不依律文妄構異端虛立證據劾  
略爲罪捨法用情格律昭然無心遵奉斷事則不依款帖罔據  
條章狀表生情法外構理率心任意輕重自由天下稱冤莫不  
據此陛下九重嚴秘萬機事揔何能一一躬覽事事親詳近臣  
畏罪而不言大臣重祿而不奏遂刻薄之吏弊法未俊士子朝  
臣屏氣累息皆不自保恐墜網羅又陛下令朝堂受表設匭投  
狀空有其名竟無其實並不能正直各自訪闕延引歲時拖拽  
未去扣關不聽撾鼓不聞抱恨懷冤吁嗟而已至誠所感和氣  
必傷豈不由受委任者不副天心是陛下務使直申其寃是有  
司務在重增其枉塵垢聖德隱蔽宸聽者是臣等不忠不誠



死罪死罪臣今請考選官詮注不平政令在外怨讟者臣即察訪糾而彈之以復其曲伏望貶考奪祿以愧其心罪仍依法其刑獄推斷之官有行酷法妄考妄斷臣即按驗奏而劾之獲枉狀請即付法斷罪亦准前條奪祿貶考以慙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寃使不連與奪致令擁滯有理不爲申者亦望准前彈奏貶考奪祿然臣昔處法司猥蒙擢用臣愚無以上答聖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強禦猛噬鷙擊是臣之分如天恩允臣所奏請降勅施行庶不越旬時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制從之

玄宗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爲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爲官政略無承稟及隱甫爲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認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群寮側息帝嘗謂曰卿爲大夫深副朕所委

德宗貞元二年七月司門員外王休爲左贊善大夫以判刑部斷獄失理爲右丞元琇所奏故就冗秩時政尚因循宰相檢轄琇獨舉其職議者多之

八年正月御史臺伏以臺司推事多是制獄其中或有准勅便須處分要知法理又緣大理刑部斷獄亦皆申報臺司儻或差錯事須詳定比來皆却令刑部大理法直檢勘必恐自相扶會縱有錯失無由辨明伏請置法直一員冀斷結之際事無闕遺其糧料請取臺中諸色錢物量事支給其功優等請准刑部大理處分勅旨依奏



九年二月御史臺奏令後府縣諸司公事有推問未畢輒過鼓進狀者請却付本司推問斷訖猶稱抑屈便任詣臺司案覈若實抑屈所由官錄奏推典量罪決責如告事人所訴不實亦准法處分

姚庭筠爲御史中丞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奏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寮案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故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則知萬機務綜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者委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牕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宸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合今准法處分其有故生疑滯有致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從之

憲宗永貞元年十月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奏貞元二年御史中丞竇滌所奏凡諸無憲官者除元帥都統節度觀察都團練防禦等使余並在本官之位其後蘇弁于碩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鄧泳以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皆奉進旨令在同類之上伏以前後異同遵守不一臣謹議伏請自今常察官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准檢省官立在本品同類之下從之

元和元年三月辛未御史中丞武元衡奏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官尚書省四品已上官請司正三品已上及從三品職事官東都留守轉運鹽鐵節度觀察都團練防禦招討經略等使河南尹同華州刺史諸衛將軍三品已上官除授皆入閣門



謝其余官許於宣政南班拜訖便退詔曰如此例中有加使及職掌並准此又奏吏部兵部尚書侍郎官并禮部侍郎每選舉限內自十月至二月不奉朝參若稱事繁即中書門下御史臺度支京兆府公事至重朝請如常况旬節已賜歸休又許分日一月之內纔奉十日朝參甚寒又蒙矜放臣詢求故實以爲王顏任中丞日嘗論其事舉奏甚詳伏請准貞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勅仍永爲常式從之

二年十二月癸亥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准乾元元年三月十四日勅如有朝堂相弔慰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語笑諠譁入衙門執笏不端行立遲慢立班不正趨拜失儀言語微穿伏出閣門無故離位廊下行坐食儀語鬧入朝不從正門出入非公事入中書寺每犯奪一月俸班列不肅所由指搗猶或飾非仍拒抗者錄奏貶官今商量舊條每罰各減一半所貴有犯必舉如所由指搗報告抵拒飾非即准舊具名聞奏必冀衆知秉敬朝列肅清泛之

四年五月御史臺奏准舊例監察御史從下六人各祭尚書省一司又准興元元年十月勅令監察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者伏以監察第一第二人已充監察及館驛等使新人除出使外並無職掌無以觀其能否今請守舊制新人分察從之

十二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奏諸使諸州有兩稅外雜率其違格勅不法事請諸道監鐵轉運度支巡院訪察狀報臺司以憑聞



奏從之

五年三月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日轉准具負不加今請仍舊殿中侍御史舊例在任十三日轉准具負加十三日後減至十日從之播爲中丞振舉朝章百職修舉十二年九月御史臺奏御史同制除官承前名字高下爲班位先後名在前身在外到却在舊人工後先有紊勞逸不均今請以上日爲先後未上不得計月數制可其勅名在前上日在後之人但不逾一月不在此限行位班次即宜以勅內先後爲定十五年三月御史中丞崔植奏當臺新除三院御史授上日職事先後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應除御史職事但據上日爲先後未上日不得計月數者准其年九月七日勅不逾一箇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勅內先後爲定臣伏以御史除官之時據未處各有遠近若據一月便爲懲創恐乖舊例殊未合宜伏緣臺司職事各有定分先後次序不可踰越若行立班次既依勅令公事先後須繫到日則院長本職翻然在下制置錯亂無所遵承行之累年轉見其弊伏請自今以後三院御史職事行立一切依勅文先後爲定以後赴職稽慢量道路遠近則臺司別具名聞奏須議懲責豈止顛倒職事而已從之

穆宗長慶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諸道節度觀察等使請在臺御史充判官臣伏見貞元二年勅在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省御史臺見任郎官御史諸司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爲常式者近日諸道奏請皆不守勅文臣昨十三日



已於延英面奏伏蒙允許重舉前勅不許更有奏請判曰可時

文昌自宰相出鎮庸蜀奏諫官御史南宮即三人為寮佐以其職帶台鉉上故可之不踰年又表侍御史王由伯監察蘇景裔留中不下中執法舉三年二月御史臺奏差定朝拜公卿除准舊章議者以為當

式假外有臨時請假者請同臨祭出齊罰俸又拜陵官辭訖便須發不得止宿於家十一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奏報並有舊條昨因左廵奏踈闕已准勅科罰聞奏訖臣今檢尋條件本不該詳事須添改令可遵守伏請添一節文應諸司科次人致死雖不死而事異於常稍稍涉非理者並准前條聞奏禁城內不在此限庶得從今已後免有闕遺勅旨依奏

四年侍御史知彈奏溫造請復置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沮而不行敬宗寶曆元年閏七月監察御史劉寬大言近日攝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輕有乖敬嚴復請以後攝太尉差尚書省三品已上及保侍賓詹等官如人少即請取丞郎攝從之

九月御史臺奏近日新置刺史赴官多違條限請准舊制不逾十日常參官分司及六品以下分司官比來淹延亦動經累月自今已後常參官分司請勅下後二十日發其六品以下分司請待臺牒到發限外如妄稱事故不發常參官奏聽進止六品已下官臺司舉罰兩月俸科從之

文宗太和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伏以京城囚徒准勅科決者臣當司准舊例差御史一人監決如囚稱即收禁聞奏便令監決御史覆勘者伏慮監決之時各懷疑憚務來省便難究寃辭恐至無告屈之人失陛下好生之理且臺司本定四推以每疑



獄六察職事已重不合分外領推伏請自今已後有因稱寃者  
監察御史聞奏勅下後便配四推所冀獄無寃滯事得論理從之  
四年二月御史臺奏內外六品以下官有不之任諸色事故勾  
留等伏以任官負數素定奉公無分有常一處闕人庶務失本  
法苟不舉弊恐滋深今國計所須江淮是賴江淮州縣官俸料  
稍厚處勾留倍多除准勅正額勅留人外有事故推任者每年  
須部送兩稅左或庫行網不知處差常務倒置以官廩費因緣  
所害甚廣况勤勞責累移在他人俸祿資考則烏已有將欲求  
於致理先是察其曠官伏請起今除元有勅額勾留之司及宰  
相節度使幼小子弟恩例一官不之任外縱有要籍並須具事  
由聞奏挾名勅下即任離本任仍當時牒報御史臺有違請免  
所居官并殿三選其州府長吏奏聽進止可之

三月壬寅御史臺奏三院御史盡入到朝堂從前無止泊處今  
請置祇候屋宇門下直省院西京兆府尹院東有官地請准長  
慶元年八月於中書南給官地起造請度支給錢一千貫文臺

司自勾當便從便起造可之

十月丁卯御史中丞宇文鼎奏今月十三日宰臣奏宣進止自  
今已後欲對並令前一日進狀未者伏以延英開日群臣皆不  
前知遇陛下坐時如進狀請對或令司各有要事便得奏聞今  
遣應對官前一日進狀以尋常公事不假面論只且於表章足  
達更俟後坐動踰數辰處置之閒便有不及以茲限約恐失事  
機竊以請對官狀入之時合在平旦苟或居後則乖敬恭致令



臨事辨此時有失次伏乞重賜宣示俾其曉知限以狀入者並在知前如在知後聽不收覽自然人各遵奉事理得中可之是月御史臺奏伏准六典故事外官授命皆便道之官蓋緣任闕其人則朝庭切於摠理近日皆顯陳私更不顧國經越理勞人迂行縣道或路非傳置創設供承况每道館驛有教使料有條則例苟踰支計失素使偏州下吏何以資陪又准假寧令守官五考一給拜掃假令皆稱幸從便路願竭粉榆則是展墓足以因行赴官得皆枉道臣今月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今將狀來伏乞起今公私行李勒依紀律敢有違越請委所司論劾勅旨依奏

是月御史臺奏諸司諸使及諸州府并監院等公事中牒臣當臺各令遵守時限并臣當司行牒勘事多緣准勘刑獄或勅推是遠方人事有冤抑凡於閹繫及須勘逐事節不精即慮滯屈比來行牒有累日不申無頻牒不報者遂使刑獄淹恤惧涉慢官其間或有須且禁身動經時月者若無條約弊恐轉深臣等今勘責各得遠近程限及往復日數限外經十日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等各罰三十直如兩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五十直如三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一百直如涉情故違勅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書下考如經過所由輒有停滯其所由官典等節級別舉處分其間如事須轉行文牒諸處追尋亦須具事由先報勅旨依奏

五年三月御史臺奏應截耳進狀人准開元十二年八月二十



四日勅之來有小小訴競即自刑害自今已後犯者先決四十  
然後勘當又准建中元年三月十一日勅節文自今已後除事  
有不合所司論者即任奏聞其餘不得妄有進狀如有違犯及  
自刑害者即令所司送官准法處分仍委臺府具前後格勅分  
折告示者伏以近日截耳論訴其徒寔繁且將自刑以冀上達  
未必皆負其屈州府不與申論臣謹詳前後勅制如前伏請自  
今以後如有此色者並准元勅付司先決四十後推勘宜令待  
推勘無理即本犯之外准元勅處分

是月丙寅御史甚奏伏見在京諸司無諸道方鎮每奏請賓僚  
及州縣官等改名多言與近使從伯叔名同勅旨皆乞在於典  
法宜爲重難若於宗族之中服屬又近創名之日合慮有妨而  
曾不是思但將自便紊朝廷之典章滋選部之姦濫苟無懲革  
實謂倖門或以孤吏名禮經不可繫於名教合守格言伏請嚴  
示勅文俾其止絕諸司使自今以後不得轉奏聞如事故必須  
爲改即請具所奏同名入下付有司以出身以來官銜切加磨  
勘事實顯者方可聽從之

九年八月御史臺奏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合臺參官等舊例  
新除大夫中丞府縣官自京尹下並就臺參見其新除三院御  
史並不到臺參亦不於廊下參見此爲闕禮尤甚伏請自今以  
後應三院有新除御史等請並勒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就廊  
下參見冀使稟奉之禮不虧臨制之儀可守臺司令史及驅使  
官并諸已所由有罪犯須科決等或有罪犯稍重者皆是愚人



常態不可一一奏聞便欲隨事科繩又緣臺杖稍細以細杖而止大罪必恐兇狡不懲自今已後如有情故難不足上塵聖聽者許臣等據所犯判決杖下數勒送京兆府用常行杖科決訖報冀得戒惧之意稍嚴姦欺之心可革從之

開成元年正月御史中丞李珣奏御史臺舊制大藏左藏庫以殿中侍御史兩人分監今珣請以監察二人代之仍放朝參本俸外依舊加給三十千出納小差委以彈舉從之

二月御史臺奏舊以第一第二殿中御史知東西推竊以故事三院御史皆初領繁劇後即漸輕近以新入監察兩人監倉監庫殿中既無倉庫無奉空負推獄憂動即與臺中從劇入輕頓乖舊例今請殿中第三人第四人分知兩推希同漸殺之文可之

前奏監庫監倉亦御史中丞李珣上請且御史新入皆先外府推事是從劇之甚者倉庫厚俸酬其勤勞是入輕之優者李珣皆倒置之乃自言以劇入輕頓乖舊例聞者莫不笑其無素

四年四月御史中丞高元裕奏伏以天下三司監察官帶御史者從前謂之外臺得以察訪所在風俗按舉不法元和四年御史中丞李夷簡亦曾奏知監院官多是臺中寮屬伏請委以各訪察本道使司及州縣有違格不公等事罕能遵行歲月既久事湏振起伏請自今已後三司知監院官帶御史者並屬臺司凡有紀綱公事得以指使從之

武宗會昌元年二月御史大夫陳夷行奏奉中書門下牒伏准今年正月二十八日宣應館驛近日因循多致貶闕郵遞馬畜每事闕佚蕃客往來皆有論奏委中書門下與大行同商量條



疏聞奏所置館驛鞍馬什物并作入多必以功價資課每年破  
用取何色錢物添脩支遣其驛馬數勘每驛見欠多必速具分  
析奏來者臣今商量請准勅先牒諸州府勘鞍馬什物作大功  
價糧課并勘每年緣館驛占留錢數諸色破用及使料粟麥遞  
馬草料待諸州府報到續具聞奏今具檢前後勅文行用相當  
者叅立新格逐意條流除驛館弊事

宣宗大中元年四月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  
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至如婚田兩競息利  
交關凡所陳論皆合先陳府縣如屬諸軍諸使亦且合於本司  
披論近日多便詣堂論訴煩藝既甚為弊頗深自今已后伏請  
應有論理公私債負及婚田兩競且令於本司及本軍本州府  
論理不得即詣臺論訴如有先進狀及接宰相下狀送到臺司  
勘當審知先未經本司論理者亦請且送本司如已經本司論  
理不平即任經臺司論訊若臺推勘冤屈不虛其本司本州元  
推官典並請赴臺推勘量事情輕重科斷本推官若罪輕即  
罰書下考稍重即停見任貶降以此懲責庶免曠官臣今月三  
日已於延英面奏今臣將狀來者勅旨依奏

四年二月御史臺奏應文武常叅官本朝及入閣追朝不到并  
連請假故久闕朝叅等臣今月二十一日延英面奏進止以班  
行務在嚴肅今臣切加提舉者臣伏見元和元年御史中丞武  
元衡奏止於是吏部兵部禮部三司尚書侍郎郎官等選舉限  
內久廢朝叅雖事在奉公猶奏請釐革近者以人絕提舉稍涉



因循應文武常叅官多妄請假不妨人事

女遊沮務便安

有虧誠敬以至上勞聖念憚肅朝行臣忝憲司親承睿旨苟或  
避事實虞曠官臣請起今已後文武常叅官等除准式假及病  
灼然為衆所知外有以事故請假者並望許臣舉察錄奏其所  
陳假牒請准舊例每牒不得過三日每月得再陳牒如本合朝  
日無故一不到請准常條書罰再不到臣請倍罰類三朝不到  
便請具名銜奏聽進止具追朝入閣近例全合赴班一不到准  
條已倍書罰類兩朝不到便請具銜聞奏所冀臣寮稍加惕厲  
班列得以整齊類旨依奏

九月御史臺奏准舊例京兆府准勅科決囚徒合差監察御史  
一人到府門監決御史未至其囚已引至科決處縱有冤屈折  
訴不及今後請訴令御史先到引問如囚不稱冤然後行決其  
河南府准此諸州府有死囚仍委長吏差官監決並先引問從  
之

懿宗咸通十四年正月丙寅御史中丞常憺奏應諸州刺史除  
授正衙辭謝后託故陳牒請假實為容易自今後如實有故為  
衆所知者三日外不在陳牒之限應內外除官入合便朝謝  
如有犯條章頗乖禮敬自今已后望准故事如未朝謝須候於  
都亭驛如違臺司

中奏從之



國

刑  
部  
律  
例

刑部律例



